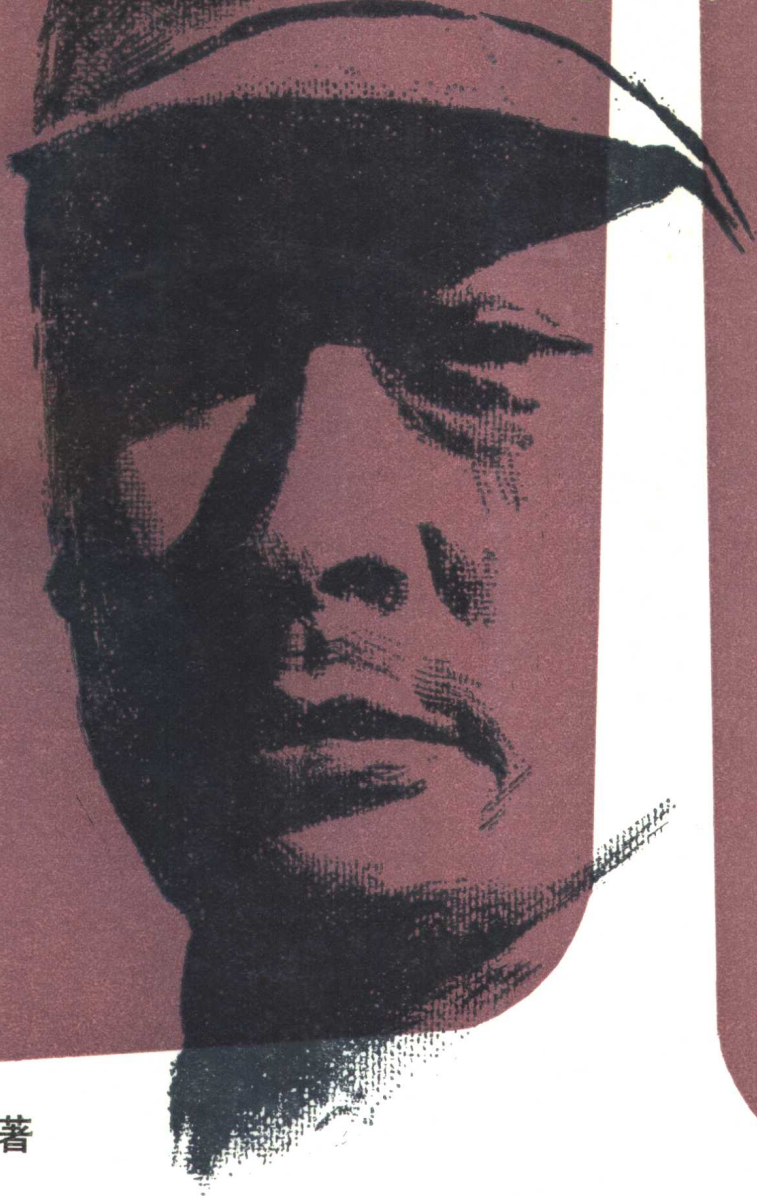


陈毅文学传记之九

传檄到中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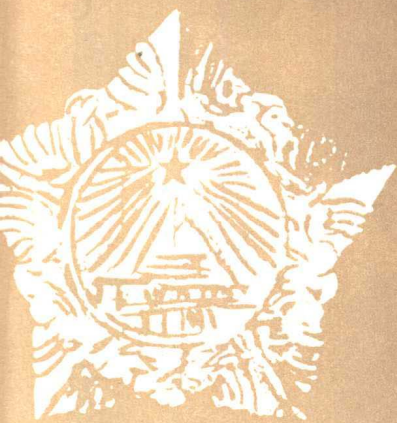


耀稷 著

陈毅文学传记之九

传檄到中原

甘耀稷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新登字(京)118号

书 名: 传檄到中原

著 者: 甘 耀 稷

出版者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(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)

(邮政编码 100034·电报挂号 6550)

排版者: 北京海淀区海港印刷厂

封 面: 北京文物出版社印刷厂

正 文: 北京朝阳区仰山印刷厂

装订者: 北京朝阳区京峰装订厂

发行者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开 本: 850×1168毫米 1/32

印 张: 6.75

插 页: 5

字 数: 165,000

版 次: 1992年10月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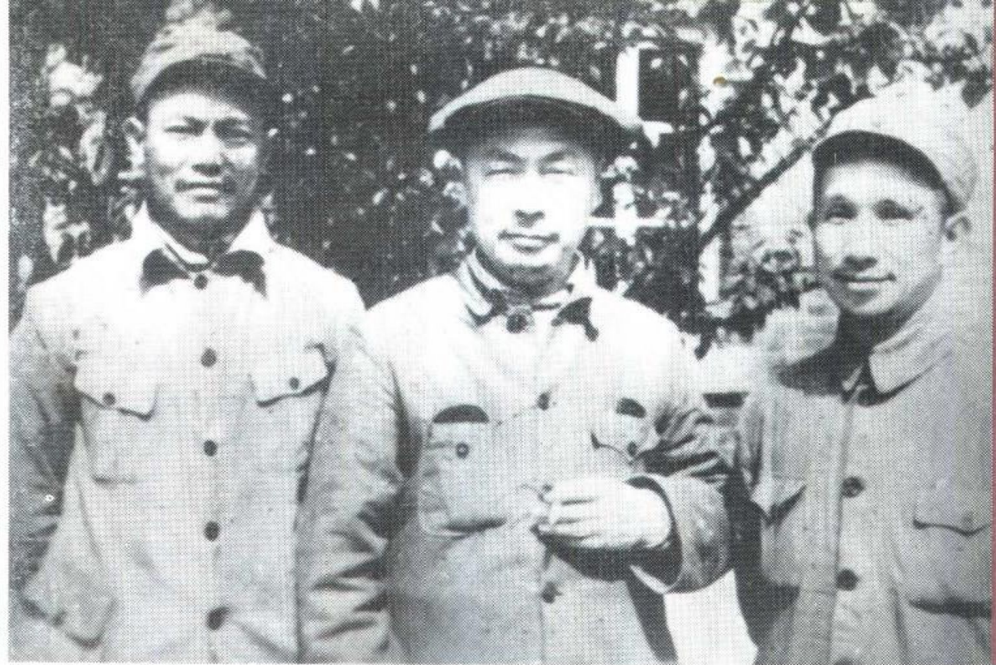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: 199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 数: 0,001—5,500

书 号: ISBN 7-5033-0313-1/I·374

定 价: 4.40元(膜)

(如有印刷、装订差错,可向本社调换)



1948年5月，陈毅与李先念、粟裕在石家庄合影

1948年6月14日，陈毅与刘伯承、邓小平、李达在河南宝丰皂角村。





1948年7月底，陈毅在河南宝丰向中原领导人传达中央指示。

1947年11月30日陈毅与薄一波、宋任穷、滕代远同志在武安。



淮海战役总前委合影



目 次

第 一 章	洪流汹涌·····	(1)
第 二 章	“小住杨沟一月长”·····	(19)
第 三 章	大动作·····	(42)
第 四 章	告别华东·····	(66)
第 五 章	“中央代表”·····	(83)
第 六 章	豫东——襄樊·····	(105)
第 七 章	第二书记·····	(120)
第 八 章	决战淮海 (上) ·····	(138)
第 九 章	决战淮海 (中) ·····	(155)
第 十 章	决战淮海 (下) ·····	(170)
第十一章	总前委继续指挥·····	(187)
第十二章	雄师百万渡长江·····	(201)

第一章 洪流汹涌

天下事无奇不有，偏偏有些怪事给陈毅碰上，这就引起一场风波。

那是一九四七年冬天，陈毅到邯郸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（简称邯郸局）商讨野战军的供给问题。刘少奇、朱德得知陈毅到了邯郸，就要他顺路到阜平向中共中央工委汇报工作。在陕北的毛泽东、周恩来也来电报要陈毅去陕北米脂县杨家沟，参加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。

一辆吉普车、一辆带篷的卡车，颠簸在主峰三千零五十八米高的五台山山阴的群峦之中。阵阵寒风夹着尘沙，扑面侵衣。陈毅胸中，也涌动着阵阵思绪。简陋公路旁的山村里，不时传来敲大锣、喊口号、斗地主的声浪。山沟沟里的曲折小路上，多次出现过送军粮、抬担架的小队伍。当时中国辽阔的大地上，正奔腾两股声势极为浩大的洪流，都是能叫富有经验的高级领导人目迷耳震、六神无主的。一股是大退大进的战争洪流，一股是一浪高似一浪的土改洪流。这两股洪流汇合在中原大地上，激起了无数五彩缤纷而又千奇百怪的浪花。陈毅此行，正是从洪流的下游溯源而上，一路所闻所见，新奇的感受越来越多。

一天，陈毅一行来到一个没有驻军的县城。车停在城中十字

街头，却无人出来接待。护送的同志出去联系回来，一脸尴尬地对陈毅说：“陈司令员，对不起得很。这里正搞运动，县领导抽不出身来陪你。”陈毅哈哈一笑：“谁要领导来陪？土改整党时期，县干部被大事小事架住了，下不来台是常事。不要去打扰他们了，只要有饭吃。肚皮在提抗议了，找个伙房弄点吃的，赶路。”

护送的同志连忙回答已经打过招呼了，正在做面条。便引陈毅一行到县人民政府的一处古庙僧房似的的地方休息。

果然，不一会就有人送饭出来了。四个人，前面两人各端一个脸盆，一盆土豆烧肉，一盆土豆炒鸡蛋；后面二人，一个捧着一大擦碗一大把筷子，一个提着一桶面条。陈毅一行不到十个人，足够吃饱了。

随行人员忙着去分菜挑面。

陈毅却盯着这四个“形迹可疑”的炊事员看个不停。

第一个端菜的人，穿一套中山装，三十多岁，戴一副度数很深的近视眼镜。端一盆土豆烧肉就像捧着什么名贵古董哥窑瓷器，生怕碰了砸了摔碎了似的，小心得迈不开步。大冷天了，他却衣服单薄，连棉裤也没有穿。后面三个人的样子都差不多，一看就是机关干部、知识分子；而且都是神情萎顿、目光畏缩，全像“犯了事”似的。

“你是炊事员吗？”陈毅问近视眼。

近视眼听着问话声一低头：“是，首长，我是……炊事员。”

“当炊事员多久了？”

近视眼脸红了：“三……”

“三年？”

“不、不……”

“三个月？”

“不，三天。”

陈毅还想问，那边已经在喊吃饭了。原来隔壁就是食堂。

大家匆匆坐下，护送的干部给陈毅端来饭菜。几个炊事员却显得手足无措，耳语了几句，赶快走到陈毅桌前，一边用抹布将桌子角上一张纸条盖住，一边对陈毅说：“请首长到那边桌上坐。”

陈毅看在眼里，越来越感到事情蹊跷，便想弄个水落石出。他伸手掀开抹布一看，原来那里贴着一张纸条，上面用毛笔写着：“王八蛋席。”

陈毅脸一板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开始大家没有注意到桌角上的纸条，陈毅这一问，秘书、警卫员就围过来看。

那边桌上，有人说：“这里也有！‘贫农席’！”

又一张桌上：“哈，这里是‘雇农席’！”

大家都在这饭堂里找开了。原来每张方桌上都贴着纸条。多数是“贫农席”和“雇农席”，也有个别贴着“工人席”，除此之外，就是“王八蛋席”了。

地主、富农出身的人暂且不说，难道连中农也划到“王八蛋”队伍中去了吗？！这非同小可！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，真是“惊心动魄”！

陈毅面也不吃了，把那位近视眼叫过来。“三天以前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近视眼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，我是科长。”

“什么科长？管理科长？总务科长？为什么来当炊事员？”

“不，不，是秘书科长。我当炊事员，是顶替人家。”

“顶替谁？他干什么去了？”

“顶炊事员。”

近视眼书生气十足地回答，叫陈毅笑也不是，恼也不是，说道：“你来当炊事员，当然顶的是炊事员。你别那么文绉绉，三言两语给我说清楚，你们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旁边的三个炊事员当中较年轻的一个，在一边早就急得不行

了。他上前一步对陈毅说：“首长，我们这儿正在闹‘革命’，土改整党。前几天区党委来了个保卫部副部长，把县机关全体干部集合起来讲话。他说：‘现在搞土改，我们机关就是藏垢纳污的军阀官僚地主集团，要来一个大扫荡！今天要由贫雇农当家。’到会三百多人，选主席团，一共选出三个人，一个饲养员，一个保姆，一个炊事员……”

旁边一个人插嘴说：“炊事员们去当主席团领导了，当这样那样的长去了，就叫我们秘书科几个人来顶替，说平日你们只知道坐在办公室里支使人，今天要你们下伙房。炊事员说：从此以后我不做饭了，你给我做饭吃，为人民服务！”

陈毅的随行人员听得忍不住笑，陈毅也差点笑出来。

又一个人补充说：“保姆也不带孩子了，饲养员也不喂马了，还要别人侍候。说这是彻底翻身！”

陈毅感到这不只是个烧不烧饭的问题，就问：“这样的翻身，这样的闹革命，革谁的命呢？”

秘书科长见大家都说话了，胆壮了些，才讲出些道道，说：“革命的目标他们很清楚，那就是，不是贫雇农的人统统靠边，统统打倒。后来总算发现工人老大哥不能打倒。其余的，都是地主富农，或者是地主富农的狗腿子，反正都是王八蛋。人武部长是军阀，县长是官僚，县委书记是地主，都已经打倒。前天斗县干部的大会就怪，一进场，空气就不对头，位子都是划分好了的，‘贫农席’、‘雇农席’，都在前面，余下的就是‘王八蛋席’。进场以后，是贫、雇农就按座入席，不是贫雇农的，看了半天不知道该往哪儿坐。主席台上的人见这些人站在一旁发傻，就说：‘快坐下！位子都给你们分好了，就那边！客什么气！要整党，要革命，就是革你们的命！’于是这些人就只好坐在‘王八蛋席’上。饭堂也是这样分的位子……”

秘书科长现在并不害怕，但说话时仍一阵阵发抖，分明是冻

的。陈毅问：“你的棉裤呢？”

“变成浮财了。”

“浮财？”陈毅简直不相信他说的是这两个字。

“他们说我们的棉大衣、毛衣毛裤，都是浮财。”

陈毅越听越火：“这简直是胡来！什么浮财！”说着就叫战士们匀几件大衣给他们披上。“你们的这个主席团现在在哪里？”

科长说：“正在礼堂开大会。”

“什么大会？”

“分，分浮财的大会。”

陈毅猛然站起，“走，去看看！”

科长说：“首长先吃饭吧！”

陈毅说：“吃饭！我早已气饱了，还吃得下饭！”

陈毅一行在“炊事员”们带领下来到礼堂，只见黑压压站了一大堆人。陈毅分开人群往里走，前面地上一大堆东西：皮袍、棉大衣、毛衣裤、花床单、绸被子……旁边还有一张桌子，桌上放满钢笔、手表、电筒、闹钟……

原来这些都是所谓浮财！

台上一个青年，不过二十来岁，长得十分茁壮，浓眉大眼，嗓门，正挥着拳头在讲话。旁边坐着二男一女。

科长在陈毅耳边说：“讲话的是炊事员，那女的是保姆，旁边坐着的壮的是饲养员，瘦的就是区党委来的保卫部副部长。”陈毅点了点头。

炊事员正在讲：“……你们是什么人呢？是地主、富农，是……”他说不出下面的词了，望着那位副部长。

副部长赶紧提示：“军阀、官僚、资本家。”

“对，是资本家，军阀，官……官老爷！统统的，都是王八蛋，混账王八蛋！你们一辈子都得坐王八蛋席！”

主席台上的人首先鼓起掌来，下面的许多农民模样的人也跟

着鼓掌。

炊事员受到掌声的鼓励，更来劲了：“这次土改整党，就是要把你们弄来一个一个地整。不管你是不是党员，都要整！”

当时地方政府的组成是三三制，党员只占三分之一，进步人士和中间人士各占三分之一，按照他的逻辑，真不知有多少人要挨整。

“今天，先分浮财！”炊事员喊着，带头鼓掌，引起一片热烈的掌声。会场顿时人声嘈杂，许多人拥到了“浮财”周围。

陈毅早已气得眼睛都红了。他三脚两步跨上主席台，大声喝道：“不许走动，统统站好！”

台上的人、台下的人，一见在这种场合竟有人上台来发号施令，一时都反应不过来，愣了神。看那上台的人，穿着全副军装，披着毛皮领子军大衣，脚蹬皮靴，身材魁梧，嗓音洪亮，仪态威严，显然是个大首长。可又从未见过，不知是哪一殿的阎王，不敢造次。

陈毅面对会场，严肃地说：“同志们！刚才这位同志讲的话，很多是错误的。说这次整党要把机关干部一个个都弄来整，谁叫这样干的？！整党是党内的事，不是党员的同志是不参加整党的。分什么浮财？县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员什么时候定为地主、军阀、官僚啦？党中央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指示！还搞什么‘贫农席’、‘雇农席’、‘王八蛋席’，这是胡闹！这是侮辱人格！侮辱同志！只有贫农雇农才革命吗？中农还要不要？开明士绅还要不要？革命知识分子还要不要？把老朋友都划成王八蛋，真是混账逻辑！冒险主义！谁叫你们这样干的？”陈毅这时回过身来，冲着炊事员问。

炊事员被陈毅的威势吓怕了，垂着头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是他，部长说要这样干。”

陈毅又问那位副部长，“是你叫干的吗？是区党委这样布置的吗？”

副部长被问得满脸通红，不敢答话。

可是，那位保姆，倒好像憋了一肚子气。“革命”刚刚才上劲，主席台的椅子还没坐热，哪里跑来这么个人泼冷水！

她不服气地质问陈毅：“你是谁？”

陈毅看了她一眼，说：“我是陈毅。”

下面的干部一听是陈毅来了，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陈毅用手势制止鼓掌。

谁知这保姆根本不知道陈毅是什么人，还误以为大家是在为她的勇气鼓掌，就更来劲地展开攻势。叫道：“不管你是诚意不是诚意，我们革命，要你来管？！”

陈毅对这个倔强的妇女也有些生气了：“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，对损害党的事就是要管！”

这个保姆跳起来说：“你不让我们贫雇农革命，我们写信给毛主席，告你的状！”

陈毅看着这个自以为革命的大胆妇女再也气不起来，反倒笑了，温和地说：“好，好。我正要到你那里去。你觉得你对，你当然可以给毛主席写信。我还可以给你捎去，当面交给毛主席。”

保姆一听愣了，气鼓鼓地坐下去，不吭声了。

全场哄堂大笑。

陈毅这才对着下面问道：“谁是县委书记？”

下面站出来一个中年人。

陈毅平静而严肃地批评他说：“同志，你这位书记管着一个县，领导着几十万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生产，搞运动也不开脑筋思考问题，上面来个人叫怎么干就依着他干。他这些极左的搞法，是哪个文件规定的？依据何在？！你知道这样一搞会挫伤多少同志，会把你这个县多年的工作毁于一旦！”陈毅说着又气愤起来，“你不知道吗？‘左’的危害绝不比右的危害小！你没有识别能力，你顶不住错误思潮，你严重失职！！你应该立即撤职。我不是你的上

级领导，今天是过路，确实没有权力查办你。但我要把这里的情况，立即向边区最高领导反映，向党中央、毛主席反映，迅速制止这种歪风蔓延。”陈毅说着又缓和了一些。“你这个县，在山洼洼里，偏僻闭塞，山高皇帝远，中央精神不容易很快传达到，就更要小心谨慎，多动脑筋。”

陈毅又对大家说：“同志们，我虽然是华东地区的领导，但我是党的中央委员，今天的事不能不管。”他转身对那位副部长说：“你今天就离开这里回区党委，告诉你们领导，说是陈毅叫你回去做检讨，深刻检讨，从思想上挖一挖，为什么搞极左，到下面来胡搞！有意见没有？”

副部长站起来轻声应道：“没有意见，我回去做检查。”

陈毅又对县委书记说：“你现在要主动补过，积极把县里的工作抓起来。土改整党当然要好好搞，但是一定要按中央的、上级的文件规定来进行。”

县委书记连连点头称是。

陈毅指着那一大堆“浮财”说：“这些东西立即由各人领回去，物归原主。没有钟表钢笔怎么办，大衣皮袍赶快穿上，冻坏了人谁负责？”陈毅对台上三个主席团成员说：“你们负不起这个责任。你还是去喂马，你去带孩子，你回去烧饭。同志们，这几天的事不能怪你们。要怪就怪你们文化水平太低，不懂革命的正理，别人一讲歪理就信。今后要多学习，对同志不是对敌人，怎么能分人家的浮财，叫人家去坐王八蛋席呢！谁要是真有问题，运动中查出来组织会处理，怎么能搞无政府主义？叫你们三位来领导县里的运动，你们一不懂政策，二无文化，能领导得好？你们不是讲要为人民服务吗？机关工作的所有同志都是为人民服务的，分工不同，各有各的责任。你们喂马、烧饭、带孩子也一样是革命工作。大家都把本身的工作做好，才能团结起来，共同向地主阶级、向国民党反动派斗争，争取全国人民的翻身解放！”

陈毅就像平时同自己身边的同志说话那样随便而近乎地说：“让你们回去工作有没有意见？”

“没有！”三人齐声答应。那保姆的应声还是泼辣爽脆的。炊事员答应得最响亮。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

陈毅轻松了，说：“肚子早饿了，炊事员同志，把面条热一下给我们吃吧。”

年轻的炊事员粗着嗓门回答道：“首长今天太辛苦了！我另外加点好吃的！”

陈毅高兴地说：“好呀！那我们就领教一下你的手艺吧。”这话又引起一阵欢笑和掌声。

当陈毅一行吃过午饭重新上路的时候，却发现门外黑压压一大堆人，排着挤着在等陈毅出来送行。许多人眼眶里泪珠直转，有的人甚至一把鼻涕一把眼泪。原来这就是被陈毅“解放”出来的那些干部。陈毅也动了情，他恳切地说：“同志们，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。不必为已经过去了的事叹息，更不要轻弹男儿泪。希望大家记住，跟着党中央走正确的道路，一定要既反对右的倾向也反对‘左’的倾向，发现自己偏了，就要赶快坚决地纠正！这就是共产党员的真理！”

陈毅临走叮咛干部们的这几句话，虽然对于多数干部是深奥了一些，却是他的肺腑之言。陈毅一路行来，自己也经常在思量着自身是“左”了还是右了的问题。县里这些人的做法，极左倾向很明显，但是陈毅自己领导的野战军和地方的工作，有没有发生政治偏向，却并不是那么容易识别的。

中国大地上当时的两大洪流，陈毅有幸都参加了。战争的洪流在战略防御大踏步退却的阶段，整个华东、华中和山东都干得很好。所以陈毅这一路上已在晋冀鲁豫和晋察冀的中央局机关、大军区机关三次作过报告，介绍华东野战军解放战争的胜利经验。每

次报告都一再为热烈的掌声和畅快的笑声所打断。很使陈毅高兴和感叹的是：晋冀鲁豫中央局土改会议的听众中，竟有他一九二八年的老战友，毛泽东的妻妹贺怡。记得一九三七年经过三年游击下山时，陈毅曾和她在赣州相会。那时陈毅向她介绍的，只是百十个人坚持赣南游击活动怎样夜袭哨卡、怎样死里逃生、怎样布置两面派政权等情况。而一九四七年介绍的，却是如何统率数十万精锐之师，一举全歼蒋介石王牌军七十四师的经验。但是突然转入战略进攻以来，在仓促分兵出击的转变过程中，却有几仗没有打好。接着，中央军委、毛主席两次电催陈毅速过黄河，语气中有不满之意。幸亏陈毅、粟裕一过黄河就率部在鲁西南沙土集全歼了国民党整编五十七师，这才更有力地配合了跃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，中央才高兴起来。

陈粟率部进入豫皖苏新区，战争洪流又和土改洪流汇合起来。一方面，是一、四、六纵队等精锐主力分区横扫国民党的地方保安团队，一夜行军百余里长途突袭敌占县城。一个月不到，三万多土顽扫灭三分之一；三个月，基本上全部解决了这些保安团队。另一方面，是发动群众宣传土改，没收地主余粮，分配浮财，开仓济贫。这方面虽然成绩不小，可是问题也不少。当时基层政权匆匆建立，干部人数又少，开展土改实在太早了，土改工作只能是大轰大嗡。部队与地方在“开仓济贫”过程中，往往打击面过大，侵犯了中农与工商业者的利益，而受益的却往往只是少数敢出头的群众和部队本身。有的连队用大车拉着“杀猪出谷”搞来的猪肉和粮食招摇过市。有一个连队一个月吃了三十多头猪，吃不了就丢。部队出鲁西南、豫皖苏以来，群众纪律差了，有一个部队被老百姓骂做“三子部队”——一到宿营地就占房子、打枣子、抓鸡子。有的部队打进保安团部、县衙门就大发洋财。由于解放战士成分增多，带来这些坏作风。打骂群众、打骂战士的现象也增加了。政治工作干部中知识分子多了，思想教育、组织纪律都有

所削弱。

军事洪流和土改洪流汹涌澎湃地前进的时候，陈毅的表现是“左”还是右呢？

陈毅的眼前出现了一张肌肤丰润的面孔和一张皮骨瘦削的面孔，那是他华东局的同事：饶漱石、康生。他们会向中央首长说陈毅一些什么呢？

陈毅现在的地位很有些特别。此行一路做报告的时候，人家介绍他，可以有多种说法：

陈军长——是的，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，是一九四六年的职务，这称呼很光彩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力部队只有八路军、新四军。因此在党的“七大”上做报告时，陈毅被安排在毛、朱、刘、周、彭（德怀，讲八路军）之后，居第六位，代表新四军。

华东野战军陈司令员——是的，华东军区司令员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，这称呼代表着宿北、鲁南、莱芜、孟良崮、沙土集一连串的胜利。但他如今不是了，他如今是：

晋冀鲁豫野战军陈司令员——根据中央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二日的电报：陈粟西兵团改为晋冀鲁豫野战军，归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。

陈毅与华东的关系复杂起来了。又不是华东又还是华东。因为“西兵团”是华东野战军的西兵团，辖第一、第三、第四、第六、第八、第十纵队，外加一个王秉璋纵队，兵力占原华东野战军十分之六。陈、粟华东的职务没有免去。中央电报中说：

“陈粟张（云逸）邓（子恢）四同志为晋冀鲁豫中央局委员。邓小平仍为中原局书记兼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，~~陈粟~~一波为晋冀鲁豫中央局第一副书记，陈毅为该局第二副书记。~~陈粟~~代表该局指导黄河以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淮河以北之党政军民工作，以利直接支援前线；张邓代表该局指导渤海地区工作，~~渤海~~暂时划归晋